

杨府忠烈传

王安世 编著

中华书局



尤安亚

杨府忠烈传

下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第十二回 杨宗保深山迷径 穆桂英指路招亲

书接上回。

话说杨宗保正在郊外射猎，得知了奶奶被宋王派天使召去九龙谷看阵的消息之后，他拨马回到府中，将马往前边院里一拴，就去问母亲。柴郡主还以为他不知道，就用谎言哄他，说奶奶进宫与娘娘下棋去了。宗保口中不言，心里哪里肯信，知是母亲哄他。宗保为了不使母亲看出他已知道奶奶的去向，仍然装做不知的样子，就来到前院解马。忽然低头一想：“不对！我这是找奶奶去呀，要走远路，得拿一杆枪，万一路上碰见辽兵，单人独马，也能杀他一阵，免得吃亏！”宗保想到这里，一抬头，看见了左边的小演武厅……

“哎哎！说书的，先别急，怎么还有个小演武厅？”不懂你就别问，既然问了，有问必答。因为天波杨府，兵多将多，为了人人都能练武，所以就建了好几个演武厅，除了有个大演武厅是兵士们演武的之外，还有男演武厅、女演武厅和小演武厅。这个小演武厅，是各房夫人、小姐的演武厅，因此也叫女演武厅。宗保把马拉到演武厅前，往桩橛上一拴，厅内设有枪架，架上插满各种兵器。宗保上去就拔下一支小银枪。只见这枪，长有丈二，粗如锨把，前头尺半长的鸭子嘴儿，锋芒利刃，枪尖下面有碗口大一朵素白缨，扑楞楞十分

好看。宗保手拿银枪，往身上一看，正好是前天才换上的新衣，头戴素白绒英雄帽，上穿翠白缎的小紧身，下穿骑马兜裆夹裤，腰系丝软宝带，足穿薄底快靴，外罩一件白缎子起花战衣。不用回去再换，免得母亲见了生疑，挡住不让走。这就赶快出厅，来到白龙马跟前，刷又刷，刨又刨，刷得那马哧哧叫，前搭鞍，后搭揪，又给那马戴笼头，戴上嚼环，扣上刺牙，把那个铁箍战鞍稳了又稳，左脚抬起，右脚踏实，一伸手抓住过梁扣带，“蹦蹦”连紧三扣，搭脚一蹬，结实稳当。小宗保解开丝缰，趁着院里没人，带马来到门外，左脚捻镫，右脚翻身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飞身跃上马背。宗保离了天波府，来到北门，见了守门的军校，问道：“你们见我奶奶从这里过去没有？”军校一看是天波杨府的小官人杨宗保，就说：“你奶奶与天使一起往九龙谷御营去了。”宗保又问：“什么时候过去的？”军校说：“吃罢早饭。”“谁与我奶奶同去？”“八姐九妹，还有一个姑娘我们都不认识。”宗保说：“能赶得上吗？”军校说：“小将军，赶不上了，她们催马赶路，行得很快，现在已是下午，恐怕她们已走出一百多里了，你就回府去吧！”宗保闻听此言，心里暗拿主意：“今天赶不上还有明天，明天赶不上还有后天，只要把马打快，总能赶上！”就将白龙马一催，“啪啪啪”朝着马屁股连打三鞭，向着正北大道，追赶奶奶去了。

宗保赶了三天，仍是没有赶上。为啥赶不上呢？这是因为：首先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没行过远道，走的快慢不匀，赶不出路。其次，他只知道顺着大路往北走，不知道问路，往往把路走错。其三，他只知赶路，不知喂马，白龙马气力不支，越走越慢。这天，天刚过午，他走进了一道山沟，山

势险峻，不见人烟。宗保心中暗想：“莫非又走错了？怎么越走越不象大路？”待要等个人问问路，也不见一个人来。宗保心里着急，想不出办法来。正当这时，只见前面山路上鸾铃响处，跑过来一匹桃花马，马上端坐一员女将，宗保放眼一望：“嗨，好漂亮的人才啊！”

小宗保山里把路迷，分不清南北与东西，群山环抱把路挡，树木丛杂怪石立，四顾无人难问路，怎不叫人心焦急。只听一阵铃声响，对面跑来马一匹，马上端坐人一个，不是男的是女的。宗保马上抬头看，举目打量观仔细：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，绣绒花额子排得齐。胸前搭着狐狸尾，雉鸡翎长有三尺七，眉似柳叶弯又细，水灵灵的大眼双眼皮，面如芙蓉鲜又嫩，口似樱桃牙如玉。紫花头篷蓝花里，红缎子上身绿中衣，左边挎着杀人剑，绣绒大刀手中提。大说不过十八九，小说也有十六七，不知她是谁家女，风流俊雅世间稀。宗保急忙跳下马，怀抱银枪来作揖。

宗保一见，急忙跳下马来，把小银枪往怀里一抱，深深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大姐，我这里有礼了。”有人急着要问：“这员女将是谁？”诸位，她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、舞台上常见的、赫赫有名的穆桂英。

穆桂英一见有人在马前与她施礼问话，急忙把马勒住，往下一看，原是一位风华秀美的年少将军，她就上一眼、下一眼、左一眼、右一眼、前一眼、后一眼、仔仔细细、认真地一看，好漂亮的俊俏后生啊！只见这位小将：身高约有五尺，身材胖瘦适宜，笔直的条个儿，细细的腰杆儿，乍乍的膀头儿，扇面胸脯儿。往上看，白素素的脸面儿，红润润

的脸蛋儿，红中透白，白中透润，润中透光，光采耀人，光亮之中透出一种粉红的颜色，恰似雨润桃花，不亚牡丹争春。紧衬着黑黝黝两道浓眉，虎灵灵一对眼睛，显得格外有神。鼓鼓的鼻子，方方的阔口，雪白的牙齿，红红的嘴唇。人字脖、元宝耳，明显着俊俏，暗藏着风流，真是少年英雄，好不令人喜爱呀！

穆桂英勒马路间立，这小将长得真俊气，不知他岁数有多大，看样子比我还小哩。长的不瘦也不胖，个子不高也不低，头戴一顶英雄帽，珍珠花两朵似白玉，素罗战袍真可体，丝软宝带系腰里。眉清目秀长得好，鼻直口阔有福气，面赛敷粉一般样，唇似丹朱红欲滴。左持弯弓右挂剑，怀抱银枪来作揖，看其表来知其里，小将的武艺准不低，桂英若得此人配，我与他相亲相爱作夫妻。不知他家住何处名和姓，不知道他是啥根基，我先把他问一问，再拿主意把婚提。

穆桂英见这员小将长得少年英俊、人才出众，心里暗暗地想道：“我今年这么大了，关紧该找个女婿了，不然越长越大，谁还要我呢？我观这员小将，长得如此排场，看样子一定文武双全。俺二人年龄大小相差不了多少，不免就将我的终身许配于他，岂不是天生的一对？”再一想：“先别急，这是终身大事，可不能马马虎虎。我得问问他的家乡居住，姓啥叫啥，家里都有什么人，他是官宦之家，还是庶民百姓？是忠良之后，还是奸贼之子？必须问个清楚、弄个明白，再作定论。”想到这里，就笑吟吟地问道：“小将军，你从何处而来，要到何处而去？你家住在哪州哪府、哪县哪镇、哪村哪店？你姓什么，你叫什么，祖宗三代都是干啥

的？你父何名，你母何氏？弟兄几人，你是老几？”宗保一听，心里想道：“奇怪！她问这么详细干啥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心里有事，不能在这里耽搁，还是赶路要紧。”就说：“大姐，我是从东京而来，要往九龙谷去的，走到这里迷路了，请大姐给我指指路，感恩不尽。我有要事，不能久停，请大姐原谅。”杨宗保一句一个大姐，把个穆桂英叫得心里热乎乎的，特别是他那一口奶腔儿，格外悦耳好听。桂英心里话：“你着急？我可不着急！你想走？我可不想让你走！今个呀，我非将你缠住不可！走？怕没那么容易吧！”桂英想罢说道：“小公子，我问你的话，你还没有答复我呢！你就快点说吧。你要不说，以后如果再见面了，不是又不认识了吗？”宗保说：“大姐呀，咱二人无亲无故，萍水相逢，我是问路的，你是指路的，认识不认识，那有啥关系？”桂英说：“哎，怎么这点道理你都不懂？常言说：‘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人不留名，不知道张王李赵四姓，雁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四季。’怎么你连个名姓也不留哇？这个地方，除了山就是岭，除了涧就是沟，道路崎岖，虎豹成群，如果走错了路，一辈子休想出去！只要你把我问的那些话一说，我把路给你一指，你可走了。”宗保想道：“这女子说的有理呀，看来我得说，不说走不了。”就向桂英说道：“大姐，你听啊！”

小宗保开言把话提，叫声大姐听心里：我家住池州火塘寨，现如今东京汴梁有住居，祖父名叫杨继业，一口金刀天下数第一，奶奶名叫佘赛花，巾帼英雄世间稀，子不言父杨延景，威镇三关把功立，我的母本是柴郡主，她是柴王的亲闺女，我的名叫杨宗保，无兄无弟

独自一。都怨我年轻不知礼，请大姐不要记心里，大姐你快把路指，我心里有事很着急。一听说他是杨宗保，穆桂英心里乐得了不得，杨家的公子就是好，根基正来有名气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活该我摊上一个好女婿，又趁心来又如意，心里好似吃糖蜜。有心说出我的心肺腑话，谁见过大闺女亲自找女婿，如果不说心里话，就要错过好时机，这亲事如果我不当面许，他一走想再见面难着哩。这本是我的终身事，还必须自己拿主意。真可恨没有月老作媒证，俺二人中间缺个说亲哩。穆桂英正在作难难启口，小宗保急着要走句句逼。

“大姐，你问的话，我都给你说了啦，你赶快给我指路嘛，我心里有事，不能耽搁呀！”

穆桂英见他逼得紧，忽然一计上心里，你别急，也别逼，我的话还没问完哩。等我把话问完毕，你走我就不挡你。

穆桂英心里想道：“不能让他走啊！他要一走，好比龙归大海，虎进深山，我上哪里找他呢？我要象缠线蛋儿一样缠住他，象粘胶一样粘住他。想走？先歇歇吧！”穆桂英想到这里，就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杨公子，我再问你，你在家，是爱好习文呀，还是爱好练武？你是在家里自学呀，还是请的老师？”宗保一听，把嘴一撇说道：“大姐，看你把话说到这里去了，你都问这些干啥呀？”桂英说：“我问的都有用处。好，你不说也就算了，你既然不说，我也不给你指路，咱们各走各的道，谁也不干谁的事。杨公子，我走了。”穆桂英说着，故意把缰绳一提，做了一个要走的动作。宗保一见慌了，急忙拦住马头说道：“大姐不要见怪，小将说了

就是。”桂英心中暗笑：我看你有几个不说！就将缰绳一松：“吁——”说道：“那你赶快说吧。”宗保说：“我在家里也习文也练武，练的是杨家枪，读的是孔孟书，一不请先生，二不聘老师，都是家传。”桂英说：“你没老师，我还拜过师呢！”宗保问道：“你在什么地方拜师，老师是谁？”桂英说：“离这里一百八十里有一座山，名叫梨山，我师傅就在那座山上，也是个女的，武艺可高啦，我也不知道她姓啥叫啥，外人都称她梨山老母。”宗保说：“我听说有人也敬梨山老母，是她不是？”桂英说：“不是。你说的那个梨山老母是神，是泥胎，是假的，不要相信。我师傅是人，因为她住在梨山，所以才叫她梨山老母。”宗保说：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桂英说：“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你给我一说，这山上就是我的家，地名穆柯寨，我将你领到山上，烧两碗鸡蛋茶，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喝了茶，再吃饭，不饥不渴，再将你的马喂草上料，人也有了精神，马也有了力气，然后我亲自送你下山，路上有人作伴，说说话儿，也不孤寂，你说中不中？”宗保一听，想道：“我肚子就是有点饿了，马也该喂了。”就说：“中，中！大姐，你还问啥？你说吧！”桂英说：“杨公子你听啊！”

桂英说我再问你一件事，公子你可别多疑，今年你贵庚有多大？你家中有没有妻？你妻比你大几岁？她可是个属啥的？宗保说今年我才十四岁，小小年纪娶的什么妻，从小就没把婚订，谁知道媳妇还在那个老鼠窟窿里！桂英一听吞声笑，公子说话真风趣。

你看我岁数不大光忘事儿，刚才你是问啥的呀？

宗保一听心好恼，叫声大姐没道理，我给你说了好几遍，你为何说你是不记的！桂英听罢嘻嘻笑，公子啊何

必心里憋着急！

穆桂英故意假装着忘事的样子问道：“刚才你问的是什么呀？”宗保带气说道：“嗨！我问你往九龙谷去从哪走！”桂英说：“哟！原来你是往九龙谷去的呀？我给你说，九龙谷地接辽邦，离幽州很近，那里经常打仗，不知公子要到那里干啥？”宗保说：“原来你不知道，你既然要问，我就给你说了吧！”桂英说：“早该这样，说了我好与你指路。”宗保说：“只因辽兵侵我边境，在九龙谷摆了一个什么阵，宋营兵将人人不识，宋王就命我爹挂帅，带兵前去破阵。谁知我爹也不识此阵，宋王没法，只好亲自来了，可是他也不识；就又派人把我奶奶也请去了。我奶奶也不给我说一声，我随后就赶，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，还没赶上我奶奶，走到这时，就迷了路，大姐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赶快给我指路让我走吧！”桂英说：“不是我不给你指路，都怨你年轻无知，连一点人情来回都没有！”宗保一听，心里纳闷，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只好问道：“大姐，你说我没有人情来回，此话从何说起？”桂英说：“哟——连这也不知道呀？我给你明说了吧，不是我争礼，我见了你，就问这问那，问长问短。可是你呢？为什么就不问我？你这不是没有人情来回吗？”宗保说：“大姐呀！我是问路的，你是指路的，咱们二人，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无亲无故，有何话问？况且我是一男，你是一女，都是青春年少，男女本来有别，又在这荒山深沟之中，说的多了恐怕有点不大合适吧！若是被人见了，成何体统？”桂英的脸一红，说道：“噢，你的道道还不少哩！一说一嘟噜。不问不问罢，你问我也要，说不问我也要，说了对你也没什么坏处，只有让你占

个便宜。别的我都不说，最使人生气的是，你连我姓啥叫啥都不问。杨公子你听着，我对你说，我姓穆，叫穆桂英，是梨山老母的徒弟，马上步下武艺都会，我也不吹大话，凭着我的本事，论杀我能杀，论战我能战，论阵，会摆会破，北辽摆的阵，虽然我没见，要让我一看呀，哼！脚踢手拨拉，就把他破了！”宗保一听笑了：“哈哈，大姐！喷大话不要本钱，光在这里说不算，有本事到九龙谷去，破一阵让我看看！”桂英说：“当然可以。可是，你刚才不是说了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岁数都是这么年轻，长的又是这么支楞，咱两个并马在路上走着，不光被人笑话，我还怕有人说闲话哩！所以我有几句心里话，想和你商量商量，不知你——”宗保说：“大姐，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快讲，开门见山地说吧！”“小公子你听啊！”

穆桂英开口笑嘻嘻，听我把话向你提，这件事保险你愿意，你真是走了旺运有福气。你是一个俊公子，我是一个大闺女，你十四来我十七，咱俩正好配夫妻，虽说我比你大三岁，稍微大点儿没关系，咱一不要媒人二不要礼，杨公子你算拾了个大便宜。杨宗保一听不愿意，骂声丫头没脸皮，我口口声声给你叫大姐，你说出话来不规矩，也是我今天不幸运，问路问住个疯闺女。杨宗保说着把马上，嘴里不住直咕叽，听不清嘟嘟囔囔说的啥，穆桂英小脸羞得象个茄子皮：杨宗保你太无礼，没良心的小东西，我对你有情又有意，你不该恶言恶语把我欺，放着便宜你不占，还说我是疯闺女，你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，姑娘我可不是好惹的。穆桂英装着生了气，叫了一声姓杨的，你既然对我瞧不起，来来来

咱二人马上见高低。只见她绣绒大刀高举起，照着宗保劈下去，宗保一见事不好，小银枪一抖迎得急。他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，刷啦啦跑开马两匹，杨宗保抖开半尺长的鸭子嘴，白缨随着银枪飞，一路花枪分三路，三三见九扎得急。上三路不离桂英两鬓角，中三路直刺桂英肚膜脐，下三路单刺坐下桃红马，穆桂英暗暗称赞喜心里，真不愧他是将门子，枪法出众使得奇。他武艺越高我越高兴，活该我遇上一个好女婿，他无心来我有意，俺俩战个啥结局，眼睛珠一转有了计，忽然一计上心里，我得将他活拿住，他不答应我不依。穆桂英虚砍一刀败下阵，宗保马上喊得急：

“呔！不要跑，有本事再战上几个回合！”

我当你有真本领，原来是个稀屎皮，就凭你那两下子，还想和少爷配夫妻？你要跑来我就撵，想跑出我手不容易。宗保催马往下赶，桂英心里拿主意：赶得妙来赶得好，这一回看你服气不服气！万宝囊里摸一把，五虎飞抓拿手里。桂英前面跑得快，宗保后边追得急，眼看马头追马尾，马尾巴扫住马眼皮。说时迟来那时快，桂英飞抓来得疾，照着宗保往下打，宗保马上躲不及，只听刷啦一声响，抓住宗保素罗衣，桂英回身一使劲，把宗保摔了一个嘴啃泥。桂英急忙跳下马，踩住宗保把刀提，她光往上举可不往下砍，轻言俏语好似玩耍的。宗保呀，姓杨的，狠狠心，剁了你，剁了你这个坏东西，看你还敢说我说我疯闺女！要想叫姑娘饶了你，除非咱俩配夫妻！快讲快讲快点讲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？宗保在地下不能起，只得求饶诉委屈。宗保说不是小将不要你，害怕父帅他不

依，父帅边关难破阵，我怎敢半路来收妻，只要你能把阵破，你说夫妻就夫妻。穆桂英一听抿嘴笑，相公说话真和气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你趴在地下我心疼你，急忙忙把宗保来搀起，把灰尘打得净净的。小宗保看着桂英展笑意，桂英呀这回我算服了你。

话说杨宗保被穆桂英用飞抓抓下马来，穆桂英举起大刀力逼杨宗保答应这门亲事，并亲口说出情愿下山帮助一同破阵。杨宗保虽然害怕家法厉害，但他更害怕穆桂英的绣绒大刀，眼下顾命要紧，怎敢吐出半个不字？况且穆桂英武艺高强，人才出众，心里十分满意，就将婚事应下。穆桂英见他应下了亲事，就将宗保搀了起来，亲手给他掸土整衣，说道：“走吧，前面不远就是穆柯寨，到了山上，咱们就办喜事成亲，我再跟你下山，前去破阵。”宗保问道：“山上可有寨主吗？”桂英说：“寨主？当然有！我就是寨主”宗保又问：“你是寨主，你的父母呢？”桂英说：“唉！提起父母，真是一言难尽！现在三言两语也给你说不清，等咱拜堂成亲之后，再慢慢跟你说吧！你看，日头也不高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咱就赶快上马回寨吧！”说罢，二人一齐上马，桂英在前领路，宗保后面紧跟，翻山过岭，来到大寨山上，宗保抬头一看，只见这山：

万丈峻岭冲霄汉，水流瀑布百尺潭。山杏野桃花开放，松柏苍翠柳吐烟。小河流水扯不断，深谷石中有青泉。葛藤树上搭成架，沟溪横跨独木杆。夕阳西照层林染，晚霞起飞映群山。怪石林立风吹面，花开崖畔颜色鲜。风吹白云天上过，百鸟和鸣水奏弦。来到寨前把马站，二人下马离了鞍。

杨宗保随穆桂英来到了山上，二人寨门外一齐下马，守门小兵急忙过来将马牵过，桂英把宗保一直领到自己的屋里。桂英笑容可掬、言语温顺地说：“公子，你累了，先坐下歇息歇息，我命丫环们给你送水送茶！”遂向外边喊道：“丫环快来！”只听外面莺声细腔应道：“哎——来啦！”从门外走进来四个丫环。宗保抬头一看，只见这四个丫环，上身穿的都是粉红起花窄袖小夹袄，下穿葱绿色起花裤子，腰扎丝软带，足穿绣花鞋。再往上看，都是细眉大眼，面色红润，头上各插几朵鲜花，衬着一头黑发，都是一样的高条身子，看着非常整齐。只见这四个丫环，来到桂英面前，施礼说道：“伺候姑娘。”桂英向宗保一指，笑对四个丫环说道：“上前见过你家姑爷。”丫环们急忙转身向宗保施礼说道：“见过姑爷！”这一下子，把个宗保羞得满脸通红，不知如何应付。只见桂英向四个丫环吩咐道：“你去打一盆水来，让你姑爷洗脸；你去端两碗茶来，每碗打成四个荷包鸡蛋。”两个丫环答应走后，桂英对这两个丫环咬着耳朵不知说了些啥，只见两个丫环笑着跑了出去。不多一时，端来了一盆温水。桂英就和宗保同用一盆水净了脸，接着茶也端来了，二人又喝了鸡蛋茶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屋里点起了蜡烛。一个丫环进来禀道：“禀姑娘，一切准备停当！”桂英说：“好！这就去。”就从柜子里拿出两根大红绦条，桂英亲手给宗保披戴。宗保说：“这是何意？”桂英笑着说：“今晚让你当新郎，戴上咱好出去拜天地！”宗保无奈，只得由她。桂英把宗保十字披红，说道：“走吧，到院里拜天地去！”宗保听见外边乱吵吵的有不少人，出去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我不去，你去吧！”桂英“噗嗤”一笑，说

道：“傻瓜，连新女婿也不想当了。你要我一个人去，我与哪个拜堂成亲呀？你呀！走吧。”拉上宗保就出去了。这时，外面可热闹啦，呈现着一派办喜事的气氛。正门两旁挂着两盏红纱灯，院子中间放了一张天地桌，桌子前边铺了一条芦席，席上铺着红毡，院子里挤满了人。一见桂英拉着宗保出来，都是往前挤着要看新郎。有人已将鞭炮点着，乒乒乓乓，清脆悦耳，一派鼓乐，吹得滴滴哒哒。桂英与宗保手拉着手来到天地桌前。宗保一看，只见天地桌上，正中间放了一张斗，斗上贴了一个大红喜字，斗里盛着满满的五谷粮食。斗里插了一张弓和三支箭，斗的前边放了一面镜子和一缕头发，前边摆了四个干果碟子，碟子里放着栗子、大枣、食盐和小葱。宗保对此根本不懂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。就向桂英问道：“摆这干啥？”桂英说：“这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老规矩，是拜堂成亲的吉利预兆。斗里插弓箭，名为文光射斗；碟子里的栗子，吃了可生闺女；碟子里的大枣，预示着要生胖小；小葱是象征着生下的孩子从小就聪明；盐是对孩子要严加教训；镜子是明镜高悬，孩子长大要作清官。”……宗保又问：“这一缕头发呢？”桂英说：“这就是结发，从现在起，咱二人就成结发夫妻了！来，赶快跪下，磕头拜天地！”两个人拜了天地，被一群丫环、女兵簇拥着回屋了。这时，桂英住的屋子就不叫屋了，叫啥呢？叫洞房。“洞房花烛夜”一词，就是赞美新婚之夜一对新婚夫妻幸福欢乐的祝词。桂英即命一个大丫环往外传出：今晚办喜事，不管男女喽兵，一律赏赐酒席。桂英见丫环们出出进进争着来看宗保，就象乡里之间新婚之夜争着观看新媳妇一样。同时也有人私下议论，品头评足，都说姑爷长得英俊、好看。桂英就对丫环们说道：

“今晚这里不用伺候，你们都喝酒去吧！不会喝的，早点回去睡吧！”众人见桂英下了“逐客令”，只好散去。洞房里就剩小两口儿了，穆桂英起身来在宗保面前，深深地施了一礼。宗保说：“你的路数真多，又向我施礼弄啥？”桂英含笑说道：“我要问问太君奶奶身体可好？公爹、婆婆身体安宁。”宗保说：“在山下我不是对你说过了？他们都去九龙谷观阵去了！”桂英说：“向老人请安问好，是作媳妇的一番孝心，也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尊敬老人的礼节，理所当然。”宗保说：“人又不在这里，你请的什么安？问的什么好？你这是六指挖痒，多这一道！”桂英吃了一个没趣，并不在意，就又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二人刚刚拜堂成亲，我向奶奶爹娘问好，你说我是六指挖痒，你说我该咋说我该咋问？”宗保说：“奶奶、父帅都在九龙谷护驾破阵，你就应该先问军事情况、胜败如何！”穆桂英“噗吞儿”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呀，真是个孩子，连新女婿都不会当。洞房花烛，乃人生第一乐事，谁见过你，张嘴破阵，合嘴也是破阵。我问你，习过多少阵法？破过几次阵？”宗保说：“我看过兵书！”桂英说：“光看书不行，那叫闭门造车，也叫纸上谈兵，不经过头践不行，必须是自己会摆会用会收会破才行。你不是说北辽摆的阵图宋营没人能识吗？叫我说呀，不会有怎么出奇。他也不过就是天开阵、地裂阵、三才阵、四门阵、五行阵、六合阵、七星阵、八卦阵、九九十层阵。摆阵离不开一天旗、二地旗、三才旗、四门旗、五行旗、六合旗、七星旗、八卦旗、九九十层旗。有的是旗下藏兵旗内藏将，有的是有旗没兵没将。这就叫虚虚实实、实实虚虚。啥叫阵？听起来非常神秘，学问很深，其实也很平常。阵，就

是战术，就是圈套，主要看你运用得灵活不灵活，摆布得巧妙不巧妙！所以孙子兵法十三篇多都是讲的用兵之道，只要你懂了它的义理，再难破的阵也好破！据你说北辽摆的阵图非常巧妙，依我看，摆阵的本身就是失败。因为摆阵的一方，兵力一定没有对方强，不然何必摆阵呢？不管他的阵摆得如何疑难，都跑不出六甲天书！”宗保一听六甲天书四个字，就产生了兴趣。急忙问道：“什么六甲天书？”桂英说：

“亏你还是将门之后，连这也不懂吗？说是六甲天书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天书，单这六甲两个字就不是天书了。因为六甲是十天干中的甲字和十二地支的单位字相配，就是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甲午、甲申、甲戌。这就是六甲，是人用来计算年、月、日、时的文字记号，是人根据天地间的各种变化编造的，怎能说是天书？由于此书写的文字简练、含义很深，学问浅的不易理解，所以被人称作‘天书’。”宗保说：“就是看不懂吗？”桂英说：“能。此书由浅入深，先易后难，共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唯有下卷最难。北辽摆的阵，一定出自下卷。”宗保听了，暗暗想道：“好啊！原来内行在这里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今天我不但问路拾了一个好媳妇，而且又给杨门添了一员大将！我奶奶我爹我妈见了，一定会很高兴呢！”就又问道：“大姐！……”桂英慌忙摆手说道：“咱已经成了夫妻，还叫什么大姐呀！应该叫……”“叫什么？”“叫——贤妻！”桂英两手将脸一捂，羞得满脸飞红，心里通通乱跳。宗保说：“不！不叫贤妻，贤妻不好听！”“叫啥好听？”“就叫你桂英吧！哎，桂英！”“哎！”“你说的六甲天书，哪里有哇？”桂英说：“想看此书不难，我就有。”宗保闻听此言，欣喜若狂，上去将桂英